

母亲的眼神

父亲节那天,我和哥、嫂、侄子几个人一起回家。那天天气闷热,我们就想着订个饭店,把二老接到饭店就餐。

到家以后,我们就先和父亲商量中午吃饭的事情。父亲一生节俭,开始说啥都不同意,经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说,勉强算是应了下来。于是我赶快招呼母亲换衣服——因为母亲最近几年听力下降,所以我们有事一般都是和父亲商量——却忽然发现母亲声音嘶哑。父亲说,你妈这几天喉咙有点哑,也不知道啥原因,正吃着药哩。听到父亲不急不慢的话语,我猛地意识到,父母年龄大了,怕给子女添麻烦,身体出现不适不愿意跟子女说了。我们计划着吃过午饭陪母亲到医院检查一下。

午饭过后,我们就去了医院。由于是周日,就诊的病人很少,医生顺利地为母亲做了检查,说是左侧声带麻痹,出现这

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病毒感染,二是胸部疾病所致。医生建议做个胸透,如果能排除第二个原因,则吃些抗病毒的药即可。在去检查室的路上,我和嫂子搀扶着母亲。我低头走着,心怦怦直跳,我想我脸上一定露出了惶恐与不安。就在这时,我瞅见母亲的一个眼神从我脸上掠过,那是害怕的眼神,那个眼神分明就是想从我的面部表情中寻找一个答案,一个或好或不好的答案。母亲耳背,平时总怕我们有什么事情瞒着她,她那个眼神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一个她认为我不会告诉她的答案。我读懂了母亲的担心和害怕。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故作轻松地对她说,妈,没事,医生说咱做完这个检查就可以回家啦。

检查结果如大家所愿,母亲并没有大碍。全家人安慰着母亲,我的一颗怦怦乱跳的心也算是恢复了平静。母亲似乎还有些不放心,小心问我医生会不会瞒着她,我笑着说,你看一下大家的表情不就知道了!

这几天,那个眼神一直在我面前浮现,从那个眼神中,我找回了小时候的自己。年少的我们,不也曾无数次从父母的脸上寻找安全、寻找依赖、寻找我们想要知道的一切吗?

母亲的那个眼神,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我将竭尽全力给予母亲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永远做母亲坚强的后盾,让她不再无助,不再恐慌。

(杨瑛 周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闰月鞋

一顿饭钱能买好多东西,我每天风雨无阻跑那么远的路上班,挣钱不容易,要坚持回家吃。僵持之下,我灵机一动,告诉她我有打折卡,能打五折,他们才肯去。吃饭时,父母都说,还是第一次来这样好的饭店,又凉快又干净。我听后一阵心酸——其实这只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小店!“妞,他们招洗盘子的人不?离你家也近,等闲了,我来洗盘子,挣俩零花钱,还能减轻你们姐弟俩的负担……”母亲竟然说出了这样的想法。唉,真让人哭笑不得!

看着母亲满脸的皱纹、花白的头发、微驼的身体,才发现不知不觉间她已年近六十。从记事起,我就是被同龄人羡慕的对象,母亲总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从不舍得打骂我们,有一阵子,我偷偷借钱买冰棒,积了好几块钱的债,她知道后狠吵我一顿,我一气之下不吃饭了。半夜,她却给我端来一碗加了荷包蛋的面条,并告诉我人穷但要有志气。初一时,我年龄小,烈日炎炎的夏天,她常常会在干完农活后用借来的保温瓶跑十多里地给我送番茄鸡蛋凉面条。后来我们当地的年轻人多选择外出打工,十四岁的我也动了辍学的念头,是母亲连哄带骂地把我赶回了学校。上师范时,也是母亲东拼西凑四处筹钱让我完成了学业。为了还债,她上新疆摘过棉花,去郑州卖过鸡蛋……

父亲母亲,为了我,你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你们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温暖的家,更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爱,可现在,却连一双鞋都不舍得让我买。父亲母亲啊,你们从小呵护的孩子已经长大,从此,就让我牵着你们的手,慢慢地,慢慢地,一起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牛利娟 周口经济开发区杨井沿学校)

小孙女黑妮

星期日,十岁的小孙女让我教她画画。

一幅画刚画好,两位朋友来我家。小孙女见两位老人,小嘴甜甜地叫声,爷爷你好!叫得两个人脸上笑开了花。

朋友拿起画问,孙女,这是你画的吗?孙女说,是爷爷教我画的。朋友说,画得好,画得好。问孙女叫个啥,上几年级啦。孙女回答,叫雪花,上小学四年级。

我对朋友说,小孙女不但爱画画,也爱唱歌和跳舞。朋友说,雪花,你唱首歌让爷爷听听吧。小孙女满口答应,弯腰向爷爷鞠躬,不卑不亢,像站在舞台上表演似的唱起来。歌唱完,爷爷们拍着巴掌说,唱得好!唱得好!雪花,你跳个舞让爷爷看看好吗?小孙女略一思忖,在客厅里像只蝴蝶翩翩起舞。没等舞蹈跳完,爷爷们的掌声、喝彩声震耳欲聋,连声夸奖小孙女多才多艺前途远大。我对朋友说,俺小黑妮不光喜爱画画、唱歌、跳舞,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孙女忙捂住我的嘴说,爷爷!不许再叫我小黑妮,我是雪花!我说,对,对,叫雪花。小孙女笑

了,她把舌头一伸,冲我做了个鬼脸儿,像只花蝴蝶飞到屋外。

朋友看着小孙女一蹦一跳地出了屋,笑着说,多么天真可爱的孩子呀!咱跟孩子在一起能多活十年。

我对朋友说,小孙女在襁褓中皮肤比一般的孩子都黑。儿媳妇给她起乳名小黑妮。她六岁那年,对我说,爷爷,今年我该上学啦,我不想当小黑妮,你给我起个好听的名字吧。我随口说道,那就叫小白妮吧。她想了想说,也不好听。长得太白,硬叫白妮人家笑话。我说,黑白都不中,女娃家就叫雪花吧。雪花,像玉蝴蝶,洁白如玉,玲珑剔透,美丽异常。叫雪花你说中不中呀?小孙女高兴地搂住我的脖子,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说,好听。比俺妈起那名字好一百倍。

开学那天,儿媳妇打电话说,爸,雪花今天开学。不巧,我有要事要办,你送她上学吧。我到了儿子家,见小孙女站在盆架旁洗脸,弄得盆架下面都是香皂泡沫,泡沫流得满屋都是。她穿的上衣、裤子都弄得湿漉漉的,刘海被泡沫粘在一起,黏糊糊地贴在额头上,小脸蛋洗得通红。气不打一处来,我喊声,小祖宗!她见我进来,对着镜子说,爷爷!我洗七八遍啦,脸还是这么黑。咋洗不白呀?这么黑的脸,咋去上学呀?说着,两颗小珍珠顺着脸蛋滚了下来。我明白了,本想吵她几句,气全咽进了肚里。我和颜悦色地说,好乖乖,别洗啦,脸白是美,脸黑也是美,同学们不会笑话你的。快换换衣服,我送你上学去。

朋友听我讲完了,笑得前仰后合。
(赵景荣 商水县周商路新城广场)



一碗青菜面

走过不少城市,尝过很多美食,总是难忘那一碗青菜面的味道。

十几岁时,在几个同学的盛情邀约下,豪情万丈去了南方的一个海滨城市,结果却莫名卷入了一个传销组织。

身上带的钱很快花完了,每天课堂上激情四射的演讲麻痹着精神,但身体上的饥饿和困顿不断袭来。五毛钱一包的方便面就是一顿饭的食粮,开水里放点方便面料也可以喝得津津有味。

南姐是我们那个团队中年龄稍长的一位大姐,据说是因为情感受挫想出来散心,正好接受我一个同学的邀请而来。

一天上午,苦闷的我拉上一个好友,决定去海边转转。我们路过一个热闹的街道,当时临近中午,沿街充斥着叫卖声,小吃店铺里不时飘出阵阵香味,刺激着味蕾。我们两眼不时向左右两旁的餐馆望。饥饿让人丧失尊严,如果能够美美地饱餐一顿该有多么幸福呀。

就在这时,南姐迎面走来,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拉起我俩走向一家小店,边走边边说:“走,姐今天带你们吃顿饱的。”顾不上拒绝,也不想说不,就这样,来到店里。餐馆的人不多,我们随便找个位子坐了下来。

南姐对老板说:“给我们每人一份

面。”老板是个中年男人,一边用带有闽南味的普通话应着,一边忙碌起来。

少顷,三碗青菜面热腾腾出锅,送到我们面前。只见碗里几滴香油、香菜一撮,更让这碗青菜面倍添几多香味。

我从桌上取一双筷子,拨开碗中几片青菜,小心地尝了一口面,面条柔韧,又喝了一口汤,汤水清淡。青菜碧绿爽口,竹筷挑动着面条,连汤带水吃下,真好吃呀。

幸福就是一碗青菜面,当时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我以平生最慢的速度吃完了那碗面,细细品,把汤也唱了个精光。

安妮宝贝说过:食物,是温暖的,有光泽的,气味芬芳,能够抚摸着,然后抵达灵魂。那一刻,这碗青菜面就有如此功效,瞬间觉得满足,心情为之大好。

一碗青菜面,温暖了很多年,每次想起,心中就莫名感动。也许不是因为面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在饥肠辘辘时南姐给了这碗热面,是雪中送炭,是关爱,是情谊。

如今,每每回味那碗青菜面的味道,依然会特别想念南姐,怀念那段跌跌撞撞的时光,没有了愤怒,没有计较,只剩回忆和怀念。

(苏玛 淮阳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闰月鞋,闰月穿,闰月的老人活一千”,今年闰六月,按习俗要给老人买双鞋穿。父母周末恰巧来我家,好说歹说总算愿意随我上街买鞋了,但前提是不准买贵的。我连忙应允。

来到附近的鞋店,一看价钱,母亲便嚷开了:“咋都是好几百?我记得原来在这儿买的都是五十呀!”店员解释说先前都是处理的鞋,现在没有了。母亲一听拉着我就要走。不得已,我只好说:“妈,这家的鞋不贵,质量好穿着还舒适。没有比这家更便宜的鞋店了。”她这才放手。

母亲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最后把目光停留在柜台最下层一角,似乎下定了决心:“就要这双吧!”我一看,是双毫不起眼的拖鞋,才二十多元!许是觉得拖鞋赚不了多少钱,不必热情接待,紧紧跟随我们的店员无声地走开了。我有些尴尬,就吼了母亲一句:“妈,给你们买双鞋还这么麻烦,早知道就不来了!”说完又觉后悔,我知道她这是不舍得让我花钱。

最后,在我的软硬兼施下,父母才每人选了一双一百元左右的鞋。

中午带父母去饭店吃饭,母亲却说